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莊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是歲歲在鶉火

經元年春王正月 疏 王正月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疏 注夫人至而去 正義曰夫人孫意傳文不明故云魯人責之蓋責其訴公於齊侯而使公見殺故懟懼而出奔也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内諱奔謂之孫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杜用彼爲說昔帝堯孫位以讓虞舜故假彼美事而爲之名猶孫讓而去釋例曰使若不爲臣子所逐自孫位而去者

夏單伯送王姬

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内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疏 注單伯至不敵 正義曰檢經上下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單伯書爵故爲卿也單者天子畿内地名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爲采地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知伯子皆爵也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又解不稱王使之意王於時將遣魯

主昏必先有命豈得未嘗命魯徑送女來故知王已命魯爲主魯已承受王命單伯送女付魯而已不復重宣王命故不稱使也十一年王姬不云王使送者爲送者微也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爲尊故繫之於王且以別於內女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叔姬是也公羊傳曰使我主之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示崇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疏 注公在至於外 正義曰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爲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爲禮故築于外也左氏

先儒亦用此爲說杜案傳文稱請以彭生除之齊人雖爲殺彭生心實讎齊但不敢逆王命故以諒闇爲辭故築館于外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爲言也若讎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姓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讎與之行吉禮也以此益明杜諒闇之言爲得其實徒以昏姻吉禮行事在廟公在諒闇之內慮齊侯當來親迎不可便以全吉之禮接賓於廟又讎除服釋不敢逆王命辭主昏故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疏 注榮叔至之比 正義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王賜諸侯當有服也 傳稱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則王賜又有

玉也但賜諸侯以玉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令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襃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命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

王姬歸于齊 無傳不書逆公不與接

疏 注不書逆公不與接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以逆者非卿故不書此云公不與接者杜意以公不與接雖卿亦不書

也所以知者十一年齊侯來逆共姬而經不書故也又嫁伯姬于宋魯與宋無故此時有故知不與接也春秋之例送女不書者取受我而厚之此單伯書者爲送至於魯不至於齊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郚城

疏 注齊欲至郚城 正義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蘇氏云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釋例曰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郱在東莞言郡郡在朱虛不言郡者釋例土地名朱虛亦屬東莞使之蒙上郡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文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

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疏】注文姜至告廟　正義曰不稱即位爲文姜出故也則即位之日文姜未還故知莊公以父弑母出不忍行其即位之禮也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夫人來而復去故知文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也三月以來經傳皆無夫人還事故解之還不書不告廟釋例曰文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行而不書反則元年之還亦不告廟推此可知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

乎又禮三年之喪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為練而云接練變存君念母也若以經無還文即言留齊不反則自是以後亦無還文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豈復自齊會之哉以此知三月始從魯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疏注姜氏至示義正義曰文姜終始皆稱姜氏唯此一文獨異故傳解其意云不稱姜氏絕不為親言於夫人之義宜與齊絕不復為親也姜氏者齊之姓也禮婦人在家則天父出嫁則天夫為夫斬衰三年為兄大功九月令兄殺已夫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姜意不與齊絕而復奔之故於其奔也特去姜氏去姜氏者言夫人不是齊女不姓姜氏以示應絕之義應絕不絕所以刺文姜也傳言禮者為夫絕兄禮之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

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使公子彭生摍幹而殺之穀梁傳亦云不言氏姓貶之也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言傳稱絶不爲親禮也謂莊公絶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絶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杜不然者釋例曰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譴懼而歸訴於襄公襄公殺公而委罪於彭生弑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於齊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於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絶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絶不稱姜氏傳曰絶不爲親禮也明絶之於齊也文姜稱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明義異也觀此解之意夫人宜與齊絶釋例之文言莊公宜與齊絶者夫人猶尚宜絶莊公固宜絶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絶杜意莊公宜與齊絶故偏據莊公爲文所以排舊說耳其實夫人及公俱當與齊絶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

禮也齊彊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疏注齊彊至之變

正義曰傳不直言禮而云爲外禮者築之是常未足褒美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故解其意齊彊魯弱又委罪彭生魯既不能讎齊雖内實深讎外若無怨既不敢逆王命又不欲見齊侯因其喪制未闋故異其禮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樂息爲闋則闋訓爲息也未闋言其未止息也王姬之館必築之者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是言須築之意也但杜意若其内不恨齊非有喪制不須築於城之外耳此言外者謂城之外説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然王姬來嫁必須築館所以十一年王姬不築館者或因其舊館或築而不書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疏注於餘至庶兄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上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用此爲說杜以不然故明之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諸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以成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

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是杜明其異母之意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蓋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劉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為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為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為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　秋七月

齊王姬卒　無傳魯為之主比之內女　疏　注魯為至內女　正義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

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

疏注再與桓同盟　正義曰桓十一年盟于扐十二年于穀丘是再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者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疏注溺魯至去氏　正義曰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彼不稱公子傳言疾之今溺亦不稱公子傳亦言疾之知其專與翬同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也公子非氏與氏同故言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

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疏注季紀至貴之　正義曰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杜取彼爲說知季是紀侯之弟以酅邑入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也諸侯之卿例當書名

嘉其能自存立故書字貴之也釋例曰齊侯鄭伯許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鄑使請事于齊大夫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鄑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鄑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鄑明爲附庸猶得尊鄑故可歸也是杜具說貴之意也以叔姬歸鄑知鄑爲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僖二十一年傳曰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其竟內山川明得祀先君奉社稷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

虛次　疏注滑鄭至虛次　正義曰此解略而釋例詳釋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若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侯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杜言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持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在取於次齊侯伐楚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牡丘本爲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于匡以爲之援義取於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

事後謂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賈比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氏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書次者皆善之辭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非禮家制此次名以爲善號也沈氏云將會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疏注為經至君臣　正義曰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從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為次不復別立名也通君臣者公次于滑君也叔孫豹次于雍楡臣也但是師行皆從此例君將不言帥師故止云公次亦師次也非師之次則不在此例釋例譏賈氏云若魯公次乾侯之比非為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為濫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疏 注享食至魯地 正義曰鄭玄儀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却之乃不果享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二年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是享非夫人所當用也禮不合用而夫人用之故直書以見其失也定本享會作享食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疏 注隱二至敵體 正義曰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釋例

曰內女唯諸侯夫人亦乃書恩成於敵體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之比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

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疏

注以國至之辭 正義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酅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國與之故云以國與季釋例曰紀侯力弱慮窮自以列國不忍屈臣於齊使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果爲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弗改故傳不言故書書曰也是說大去之意也滅人國者皆毀其宗廟遷其社稷紀季雖降爲附庸得自立廟社而其國不滅也諸侯之奔皆被逐而出此則不見迫逐故不言奔時史謂之大去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十二年叔姬歸于酅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

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於酅承祀如本故為不滅雖云國祚不滅其實為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為齊所得成二年傳稱紀甗玉磬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於齊縱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為賂假令季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無傳紀季入酅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疏] 注紀季至葬之 正義曰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為紀讎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云雖為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釋例曰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以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不書諡者三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諡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木名令尹鬬

郙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時秘王喪故爲守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
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
汭而還汭内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疏】注尸陳至爲陳　正義曰
尸陳也釋詁文荆卽楚之舊邑故云荆亦楚也楚本小國
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荆尸則武王
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
傳稱荆尸而舉是遵行之也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
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方言云戟謂之孑郭璞云
取名於鉤孑也戟是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
刃故以鉤孑爲名也始云授師孑焉是往前未以此器授
師故云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言參用之者參雜用

之隊之所用非專用戟 注櫹木木名 正義曰此字之音武爲曼武爲朗若以甫爲聲當作曼以兩爲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故兩爲之旨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楡者俗呼爲朗楡葢爲朗也 注時祕至行成 正義曰除道謂除治新路故知更開直道梁溠爲作梁於溠故爲橋也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溠解溠葢聲相近而字轉耳 且請至發喪 正義曰莫敖旣與隨侯盟且又請隨侯與楚爲會禮於漢水之汭而我還楚也隨侯畏楚遂從莫敖爲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無傳

音姦【疏】夫人至齊師　正義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

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秋郳犂來來朝　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疏】注未受至郳子　正義曰郳者附庸之國犂來其君之名傳言未王命者解其稱名之意由未得爵命為諸侯故稱名也經書其名傳言未王命此傳所發即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為貴之也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

云郳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請王命命之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疏 注王人至稱字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

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侯不入是無功也無功而稱字者以朔既譖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即定黔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時史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使言子突雖則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説進之意也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文二年垂隴之會晉士穀堪其事即書名氏似若眞爲卿然故不復稱人此貴子突止爲彰責諸侯非是人實堪進故稱人依其本班稱字見其別有所爲耳穀梁傳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意取彼爲説唯以子突爲字耳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

字誤爾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 疏 注朔爲至八年 正義曰去年齊宋陳蔡伐衛傳曰納惠公也此年衛侯得入則是諸侯納之當言歸而經書入成十五年宋華元奔晉宋人迎而反之當言復歸而經書歸釋例曰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示二子之情也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于蔡是也二者與師送入其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 秋公至自伐衛 無傳告於廟也 螟 無傳爲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疏 注公羊至囚也 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

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侯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案說文保从人𤓰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侯爲因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

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衰飾適也從上之樹本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君子至百世正義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黠牢也爲不知揆度形勢矣夫立人爲君使能自堅固其位者必當揆度於本末度其本者謂其人才德賢善根本牢固度其末者謂其人終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知其堪能自固而後立其衰爲衰謂飾適言使得飾適時乃立之也若不能知其本之可立與否則不當謀之如似樹木知其根本之弱不能生長枝葉以喻所立之人材力劣弱不能保有邦國蕃育子孫則不須自強立之詩以樹木本幹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幹枝葉適子庶子皆傳國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劉炫云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並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冬齊人來歸

衛寳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

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爲經書楚事張本

疏注祁謚至曰甥 正義曰謚法經典不易曰祁衛有石祁子亦謚也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姊妹之子曰甥 人將不食吾餘 正義曰食謂啖之爲甥設享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爲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啖吾之餘食也膏肓以爲楚鄧彊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豈不旋踵若刳腹去疾以疾止沸左氏爲短鄭箴云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爲彊何得云彊弱相縣蘇氏云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 注魯莊公十六年 正義曰知非楚文王十六年者以文王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唯十五年耳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疏】注恒常至昏沒　正義曰恒常釋詁文夜者自昏至旦之揔名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玄云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杜以五日月光尚微不能奄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復無雲蓋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爲異也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

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疏 注如而至知之 正義曰公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爲俱與雨俱下不得爲狀似雨也故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二事雖是天之變異不見物被災害皆記異也星隕非常固可記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見星之隕其勢宜明時乃陰雨雨內見星所以爲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爲異也夜之早晩以星爲驗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漏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疏 注今五至之苗 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

穀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月令五時食穀黍稷麻麥豆周禮謂之五穀故云五稼之苗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疏注文姜至言之正義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者二年于禚四年于祝丘五年如齊師此年于防于穀是也哀十五年傳稱齊致禚媚杏於衛則禚是齊地定五年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則防是魯地傳於齊地言書姦於魯地言齊志故知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也二年會之始此年會之末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明其餘意同也杜于禚于穀皆言齊地于祝丘言魯地見其有二意若其不然相五年經書城祝丘祝丘魯地不須解之釋例曰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閾故

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志齊侯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以實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疏注期共至待之○正義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郕或與陳蔡同計故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遏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

長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

甲午治兵

治兵

於廟習號令 疏 注治兵至圍郕 正義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内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内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爲圍郕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郕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内事治兵乃是外事

將以圍郕

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郕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

疏 師及至齊師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直言師則公不自將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閩郕降齊師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

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疏 注時史至師還 正義曰春秋之例公行征伐還則書至命將出師未有書師還者也慶父請伐齊師欲以自圍郕之師迴伐齊師若用其言則方相戰鬬師或喪敗公乃自責無德引罪歸己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喜其得還故特書師還也傳言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君子謂當時之史書此師還以善魯莊公也仲尼以爲得理故因而用之克己復禮論語文也克勝也己欲根齊勝情而止責己而不責於人合於禮意僖三十年秦晉圍鄭傳稱秦人竊與鄭

孟子犯請擊秦師晉侯不許與此事同而彼無善文者魯莊中平之主能有善事故爲可嘉晉文身爲霸主而私自恨鄭引秦共伐而秦人背之失其所與則爲不知得免不知之譏已爲幸矣雖不從子犯未足可尚時史不善其事故仲尼亦無褒文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

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

德

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姑且也秋

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疏

夏書至乃降　正義曰此虞書皋陶謨之文以述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爲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當言皋陶能布行其德由其有德乃爲人降服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以邁爲勉言皋陶能勉力種樹功德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

疏注無知至六年　正義曰無知弑君自立則是爲齊君矣而不言弑其君者爲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不書爵者正謂不書弑其君也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

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篡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是言殺而不稱君之意也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晉侯討而執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則成君故指彼以爲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疏 注齊亂至蔇亭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大夫不得敵公也若敵公則經沒公不書而貶卿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不沒公者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既得敵公當書名氏而直言齊大夫者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是衆則不得書名

夏公伐齊納子糾

疏 公伐齊納子糾　正義曰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何休

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故去父子見臣於魯也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案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内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納捷菑于邾爲無伐邾之文故須言于邾

齊小白入于齊

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疏注二公至無位　正義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内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蔇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興師送糾是二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内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

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傳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賈服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謂迎小白者還是盟蔇大夫故杜言各自有黨以排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疏 注小白至乾時 正義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葬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是將卑師衆故直言師戰師敗耳此戰雖諱猶書敗升陘之戰敗亦不書者彼爲獲公冑聡諱之深故不書敗也

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 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諱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據言之

疏 取子糾殺之 正義曰此名糾耳稱子者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何休云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從未踰年君例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劉與賈同 注公子至言之 正義曰諸侯之臣爲卿乃見經公子爲賊亂者則書其名不問位之貴賤釋例曰禍福不告則不書然則國之大事見告則皆承告而書貴賤各以所告爲文也禍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也是說公子書經之意也

冬浚洙 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疏 注洙水至齊備 正

義曰釋例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沭水下合泗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是畏齊故深之爲阻固也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疏　鮑叔至可也　正義曰此傳大略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

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

爲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外傳齊語與管子大同管子當是本耳管子無治於高傒之言鮑叔之美管子其言非一說者各記所聞故不同耳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

疏注齊人至魯地正義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誓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曹劌之語設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

釋例曰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是也此注揞或作掩誤耳今定本作揞

二月公侵宋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

三月宋人遷宿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侵伐齊爲兵主背蒞之盟義與長勺同

疏 注不言至勺同 正義曰此春敗齊師于長勺傳稱齊師伐我則今次于郎亦是欲來伐我而經並不稱侵伐侵伐者責罪之文也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則知此與長勺不書侵伐亦爲我有辭也我有辭者齊來伐我爲公伐齊納子糾來報伐也公之伐齊大夫來盟于蒞許以子糾爲君今魯伐齊納子糾彼自背盟伐魯非責魯也魯有此辭故齊人不合伐也杜言二公子各有黨則迎子糾者非小白之徒而責齊背盟者言彼蒞盟大夫背盟而

從小白誤公使伐齊耳不言桓公背盟也杜以傳於長勺之役有伐我之語故就傳爲解而以此同之 公

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

莘 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上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

疏 注荆楚至蔡地 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爾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他國雖將有尊卑師有多少或稱師或稱將不得直書國名史之書策承彼告辭此直稱國知其告命之辭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也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 蔡季

疏 以蔡侯獻舞歸 正義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於隱七年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釋例得獲例曰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

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於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如杜此言師敗身虜亦應稱滅此不言滅而云以歸者釋例所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此蔡侯獻舞歸是也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疏 注不言至所出 正義曰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疏注曹劌魯人正義曰史記作曹沫亦云魯人注肉食至與也

正義曰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肉食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冰之法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位爲大夫乃得食肉也間謂間雜言不應間其中而爲之謀故云間猶與也 衣食所安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己有之必以之分人 犧牲玉帛 正義曰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必爲得用乃言之也 注孚大信也 正義曰孚亦信耳以言小信未孚故解孚爲大信以形之 注上思利民忠也 正義曰桓六年傳文也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則是思欲利民

故爲忠之屬也　登軾而望之　正正義曰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輿内前後深四尺四寸也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在輿閒從前量之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崇三尺三寸也謂當車輿之内去前軨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下去車板三尺三寸横施一木名之曰軾得倚人立於其後得依倚之曹劌登軾得臣云君馮軾皆謂此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公子偃魯大夫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　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疏　注雩門至虎皮　正

義曰雩門爲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皐比而先犯之者與彼同知皐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是虎皮其名曰皐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疏注妻之姊妹曰姨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

云同出俱巳嫁也齊侯之出也過讙讙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讙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讙讙無禮也讙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讙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

疏公敗宋師于鄑正義曰往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今爲乘丘之役侵我則是報復前怨魯當無辭亦不稱侵伐者莊立以來未嘗犯宋宋黨齊伐我故敗千乘丘今復重來更是宋之可責非魯罪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

歸于齊魯主昬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疏注通謂至為文　正義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檇李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劍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皆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為文言彼不能拒而此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者嫌君臣有異也　注堅而至者也　正義曰戰者共鬬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為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兩國交戰必有勝負或有未至成敗各自收斂故有言戰不言敗者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

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如此之類交戰而未至於敗故不書敗也或有彼實未陳應從未陳之例亦書戰者或有實敗而不書敗者皆從告辭也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河曲之戰秦晉交綏長岸之戰吳楚兩敗交綏並退軍士未慭吳楚俱病莫肯以告故皆書戰而不書敗也邲之戰上軍先陳林父乃敗故書戰又書敗也　注師徒至敗績　正義曰師徒橈敗成二年傳文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解其師非高厚而稱崩意沮訓壞也沮岸謂河岸崩也師旅大敗似岸崩山崩也績訓為功喪其功績故曰敗績諸言敗績者皆云某師敗績唯成十六年言楚子鄭師敗績者釋例曰鄢陵之戰楚師徒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敗非師敗也故言楚子敗績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其君被獲而不書敗者晉侯戎馬還濘而止為秦所獲師不大崩故不書敗也城濮之戰傳稱楚左右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是

二軍敗而經書敗績鄢陵之戰傳稱子反曰臣之卒實奔是一軍敗而杜云師未大崩然則敗績者是大崩之名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也　注謂若至之名　正義曰克訓勝也戰勝其師獲得其軍內之雄儁者故云得儁曰克春秋稱克者唯有叔段一事而已既非敵國相伐又非君之討臣而於戰陳之例別立此名彼傳復云如二君故曰克故具述叔段之事以充之凡例乃是舊典非獨為段發故云叔段之比釋例與此盡同　注覆謂至為文　正義曰取謂盡取無遺漏之意也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傳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是自知盡死無逃逸之路也又曰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之內死生在宋也取狀如此而云覆而敗之知其如羅網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服虔云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即如服言與未陳何異而別以為例謂之取也荀吳敗狄于大原於越敗吳于檇李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經

不言取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鄭人大敗戎師是設伏敗之而傳不言取服謂此爲取何也宋圍鄭師壘合而出自知必敗非敵人不知而書取何也　注王者至得校

正義曰此亦周公舊凡杜解舊凡之意得有王師敗績者以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之事故舊凡例有敗績之文杜以尊卑逆順言之天王不應有戰敗之事遂申說凡例故云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丘明不得不因申舊凡之義蘇氏之說義亦如此沈氏不解杜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丘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劉炫亦不達杜旨謂杜與沈氏意同非也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皃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公莊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疏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正義曰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罪己也泰誓數紂之罪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罪人也禹桀之時書多亡矣固亦應有此事沈引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人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

殺鬬龍逢是罪人也 注列國至寡人 正義曰列國謂大國也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鄭玄云與臣言亦自謂寡人是無凶則常稱寡人有凶則稱孤也 既而至之心 正義曰謂御說明年爲君之後方始聞之聞之時已爲君故云是人宜其爲君也傳以御說有禮故以此言實之

冬齊侯來逆共姬 齊桓公也 乘丘之役 在十年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公右歂孫生搏之 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 宋人請之宋公靳之 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弑君傳

疏 注金僕姑矢名 正義曰

用之射人必知是矢其名僕姑其義未聞　公右歂孫生

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車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録聞於所聞之口其事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禮記稱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右皆死之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經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　注戲而至得還　正義曰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故杜以爲戲而相愧曰靳鄭玄注禮記儒行云遺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公羊傳以爲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何休云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是其靳之事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疏 注紀侯至大歸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穀梁傳曰其曰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杜略取彼意爲說釋例與此盡同大意以其賢愍其國亡乃依附於叔故書之耳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疏 注捷閔至可褒　正義曰隱十一年公羊傳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左氏無此義故杜明之不書葬爲亂故也凡葬魯會則不書若使宋亂不葬魯本無可會之理兼見此義故言亂也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卿也萬不

書氏者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是杜意以爲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然則有善可襃當變文以見義此仇牧書名不警而遇賊無善可襃故不變其文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

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

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

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疏

注蒙澤至蒙縣　正義曰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書地此弑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弑則以不書蒙澤國內爲義楚弑靈王復以地乾谿爲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爲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是亦言史自詳略無義例也

注子游宋公子　正義曰世族譜子游雜人不知何公之子

注叔蕭大夫名　正義曰卿大夫采邑之長則謂之

與公邑之長則曰大夫此則是宋蕭邑大夫也以北年八月蕭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故址以叔爲名　于陳以賂　正義曰鄉以賂爲何言用賂請于陳也請猛獲于衛不言以賂蓋於衛無賂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北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弑君之亂齊桓

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遂而戍之戍守也

疏注宋有至霸業　正義曰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爲會之意欲平除宋督弒君之賊此云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脩霸業爲會以安定之非欲平除弒君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之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疏注既伐至大夫　正義曰傳稱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則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言來就宋地會之也元年注

云單伯天子卿也此云周大夫者大夫亦卿之摠號故兩言之

秋七月荊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疏單伯至于鄄　正義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巳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雖霸主召會諸侯霸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耳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爲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政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

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此會魯人不與單伯宜列在諸侯之上下言會于鄄耳今會字乃在齊侯之上是齊桓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子示名義也此會魯自不與魯所與者皆魯人在上史文以魯爲主耳當會之時以大小爲序魯不在上也釋例曰魯爲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帛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於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魯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繼齊桓之伯或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齊欲

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摠衆國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疏】注齊欲至之辭　正義曰齊旣以諸侯伐宋而更請師于周者齊桓始脩霸業方欲尊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耳非慮伐不克而藉王威也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釋例曰傳滅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云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書蔡許之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此皆貶諸侯之例例不稱人也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爲君臣同文非止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案經皆去名稱人至諸侯親城緣陵傳亦曰不書其人而經摠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爲別也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蓋當時告命記注之異非仲尼所以

爲例故也是言諸侯之災或書名或沒而不書必不得稱人故以此經書人傳言諸侯爲揔衆國之辭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則三國皆大夫鄭師也傳稱諸侯救邢亦是揔衆國之辭與此同也

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

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疏六年而厲公入　正義曰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　猶有至有妖　正義曰公聞厲公之入問

杜申繻曰猶有蛇妖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申繻對公曰人之所忌謂子儀畏懼厲公心不堅正其畏忌之氣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取此妖來應人也戰鬭之事由人興也若使人無釁隙焉則妖孽不能自作人棄其常則妖自興以此故有妖棄常謂既不能彊又不能弱失常度也　注桓公至守臣　正義曰桓公初封西鄭蓋是畿内之國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故桓公始封爲君即命臣使典宗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内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　莘役在十年繩譽也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　僞設享食之具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未與王言　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疏注繩譽也正義曰字書繩作譝字從言訓為譽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襄公姊妹父母在則禮

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疏注夫人至卿寧　正義曰文姜僖公之女故爲桓公姊妹詩美后妃之德云歸寧父母是父母在則禮有歸寧襄十二年傳曰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則使卿寧兄弟不得自歸也但不知今桓公有母以否故杜不明言得失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秋諸侯爲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春秋正義卷第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